# 品读《庄子》庄生梦蝶中的齐物观

 文｜王颖超

“庄生梦蝶”这个典故是源于《庄子》内篇《齐物论》，对于很多读者来说，“庄生梦蝶”不就是做了一个梦吗，到底有什么深度呢？网上有很多解释，例如：人生如梦，不过虚幻一场，我们都是活在人间梦里，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恩怨情仇，一觉醒来，都是虚无。这种解释虽然有它自己的道理，但是与庄子要表达的思想，其实是两回事。

要理解庄生梦蝶的含义，需要从整个《齐物论》的主旨入手。其实，庄生梦蝶是一种境界，核心内容是在梦见自己是蝴蝶的时候，蝴蝶不知道自己是庄子，庄子醒来之后迷迷糊糊地才意识到自己是庄子。不知道是蝴蝶梦到了庄子，还是庄子梦见了蝴蝶。既然有庄子和蝴蝶可以区分，那么二者之间必有所差别，这是事物变化（差异化）的结果。原文如下：

昔者[庄周](https://so.gushiwen.cn/authorv_6e442cfc26e0.aspx)梦为胡（蝴）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

很多朋友都会疑惑，蝴蝶怎么梦见庄子呢，明明是庄子梦见蝴蝶？于是就去猜测庄子很“玄乎”，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云云。要弄清楚这个话题，我们现在看齐物论的另外一个故事：朝三暮四。这个成语并不是说一个人个人作风有问题，而是说一个人喂猴子，早上该三份吃的，晚上给四份，猴子就不高兴。可是早上给四份，晚上给三份，猴子就高兴。其实对于猴子来说，无论是朝三暮四，还是朝四暮三，只要能不挨饿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总之就是每天吃七份。可是猴子却看不明白，它们只能从一顿饭的角度来看食物，如果他们能从一天的角度来看食物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因为猴子自身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。

这是单独一只猴子自己的理解，如果是两只猴子呢？或者两个人争论起来了呢？再看《齐物论》另外一个段落：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，那么这两种观点是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呢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如果两个人一个说东，一个人说西，那么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是文人之间，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。从这个意义上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，可是两个人的观点本质上又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们两人的观点，都是观点。仅仅是内容上有区别，本质上有什么区别？答案是本质上没有区别。把这个论点拓展一下，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，都是学说而已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，他们没有区别。就像两个小孩儿为了一个苹果打架，对于儿童来说苹果可能很重要，但是在大人看来有个什么好打的，大人的目标是一个月要赚几千几万元维持家庭生活，自然不会觉得一个苹果重要。所以，虽然儒家和墨家看似都很有道理，可是上升一个维度，自然就把这些都看淡了。

那么这种维度究竟要上升到哪里去呢？庄子又说了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这句话还真不是一般的绕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个开端，但是在开端之前是是一片虚空。那么这片虚空也要有开始，可是虚空的开始在哪里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虚空的呢？那么虚空在没有开始之前，它又为什么不开始呢？

既然都追溯到宇宙开始的这个层面上来了，那么孔子和墨子的言论有什么区别吗？微乎其微的区别，而且与宇宙相比，他们都是学说而已，没有区别。人们之所以有区别，是因为有外物作为参照进行比较。因为有草的对比，才会有树，因为二者不同。如果草和树相同了，那么就没有了比较，二者就是一个东西。于是庄子又说了：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，可行已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翻译过来就是：没有我的对立面就没有我本身，没有我本身就没法呈现我的对立面。这样的认识也就接近于事物的本质，然而却不知道这世间的一切是谁造就的。仿佛有“主宰”，却又寻不到它。可以相信它的存在并且开展自己的人生，然而却看不见它，它真实的存在而又不可捉摸。于是庄子成功地借助宇宙中最高的那个“东西”，把人都给比下去了。人与人，事与事之间有区别，是因为彼此有对立；可是在宇宙这种大境界面前，这种对立算什么呢？我们所有的事物在这种宏大的宇宙面前，都属于其中的一部分，哪里来得那么多的对立，只有统一，对立都是我们自己认定出来的东西。于是，庄子继续说：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终于引出了“天地与我皆为一体”的概念，既然是一体的，那么说的那些话，没有说的那些话，说和没说都是一回事。你与我，花与草，都是一体的，没有区别。这就是《齐物论》的智慧。当然，用现在的哲学观点来看，庄子的这种想法也是片面的。

既然都没有区别，那么庄子梦见蝴蝶也好，蝴蝶梦见庄子也罢，已经无法分清了，因为没有边界，没有对立，只有统一。蝴蝶就是庄子，庄子就是蝴蝶。而世间万物虽然存在不同的状态，但是存在与不存在又如何呢？